

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我是什么的问题,不在于追求一个实质性的定义,而是提出了一个期许的目标”——这就是张汝伦教授在 3 月 22 日文汇讲堂上的演讲《哲学的意义与批判的价值》中的一声呐喊。它把一种无限的可能性赋予给了我们,并解答了面对荒谬的人生,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的问题。但这和哲学,和哲学的用途以及它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又有何关系呢?

哲学有用吗?张教授提到泰勒斯曾在某次沉醉于眺望和思索星空的时候,不小心跌落井中,于是旁边的婢女就连番嘲笑他的不切实际和哲学沉思的无用。说到这个“用”字,如果单纯只是就“效用”而言,哲学当然无法给予个体带

来直接可见的、可获得的即得利益,然而对于整体性质的人类来说,它却是最重要和意味深长的,因为万事万物总以“全”为前提,为根本的。如果没有那种宛若新生的婴儿一般的求知态度,对陈腐的东西批判甚至剔除,对新鲜的东西引入和加以探究的话,如何实现人类整体的可能性?更不用说个体的无限可能性了。因而我们才能看到每个时代兴起的哲学思潮总会与旧有的东西格格不入,它总是超前于时代本身,总能引领着人类的精神和文明发生转向,这其实应该算是哲学的大用,当然也必然是每个时代人们眼中的“无用”。

既然如此,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就体

现在了这种能动的,检验常识“正当性”的批判方式上了。不满足于表现和感觉,检查预设;进行整体性思维就成了这种方式的要义所在。所以在我看来哲学家其实就是挺可爱的一群人,之所以可爱并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可爱,事实上没有一个哲学家在面对真理问题前会显得可爱。相反在很多问题上,他们都会采取保留、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既有的结论,不愿去苟同所谓的常识。他们总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们心里一直都留有这样一个信念:“哲学即使是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也值得让人穷毕生之力去追求的。”从苏格拉底到现在,哲学家们始终坚持

着“未经检验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的生活态度,而要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我们真的能够想象吗?苏格拉底会为了坚持真理放弃逃生的机会最终饮鸩而终,康德会为了阅读《爱弥儿》而打破每日一成不变的散步习惯,斯宾诺莎会为自由思考而拒绝来自大学的邀请宁可以磨镜片为生,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他们所显示出来的那份坚毅之心,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吗?他们不是一群可爱的人又是什么?毕竟我们总是在以利益的得失和当下的实现作为标准,当然无法去理解和眼见哲学的作用甚至意义的。

自由职业者 马乐



张汝伦教授为听众激情阐释哲学的意义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担任现场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郁振华教授现场点评

进华中学教师潘婷婷向张教授赠徐悲鸿双马图,感谢哲学的“老马识途”之效

识,然后带动整个民族改变。这个当中教育问题尤其重要,因为缺乏批判精神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思想习惯,对于个人的特立独行宽容度也不够。要学会批判这种西方式的习惯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

回访问题:张教授认为我们目前的基础教育有很大的问题,比如从小让孩子学习国学、英语等等,却缺失了对生活感受力的培养,他认为我们的教育都根植于知性思维,太过功利,缺乏哲学的理想主义。您如何看待我们的教育现状?

詹继续(上外研究生):我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但是这种情况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转。我们这个民族长久以来都是庸俗实用主义的,在早期教育中尤其如此。可能高中教育中加入一些哲学教育会更可行。不过早期教育的功利性在 80 后的家长身上似乎已有改观,他们已逐渐意识到功利教育的问题了。

唐芳(大学教师):我认为学习国学、英语等这些课程本身与培养生活的感受力并不矛盾,甚至是一致的。我本人也是一个家长,我希望通过课外课

程能够让我的孩子提高对生活的理解力。但如果学这些东西仅仅是为了考证书的话,这就是一种功利化的教育了。教育本身是好的,问题在于教育的目的为何。

回访问题:张教授认为,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忠于哲学和真理,做到了这一点,私德上的瑕疵就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仍然是伟大哲学家。对您个人来说,您如何看待贤者不贤的问题?哲学家私德的问题会影响您对其理论的喜好吗?

李建国(高中教师):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国家与西方社会不同。对中国人来说,被载进史册的思想家一般我们都会要求他们文如其人,但西方不是这样。我们不能以中国人传统的角度来看待他们。海德格尔确实为纳粹提供了思想素材,但他同时也为全人类的思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要做出这样的区分,不能因为哲学家的政治错误而彻底否定其思想的价值。

王璐颖(大学教师):我认为一个人的阅历、经历会影响他的写作,反映在

他的理论当中,尤其是名人,他们的偏颇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在我看来,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分的。所以一个哲学家的私德好坏与否会影响我对其作品价值的判断。

回访问题:张教授同时教授中西方哲学,并且希望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今后更好地挑起社会大梁。您认为接受哲学教育确实能帮助人成为对社会更 useful 的人吗?为什么?

唐芳(大学教师):哲学教育有这样的作用。尤其哲学非常强调价值观问题,探讨个人的担当和精神,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怎样实现个人价值,怎样融入社会等等。这些都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成为有用的人。但我们所采取的课程形式应该有所改善,应该学习桑德尔的方式,让学生在思辨和讨论中受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味灌输。

詹继续(上外研究生):有用和无用其实只是相对的。哲学教育能够起到的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如其他教育那么直观。可惜的是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并不关注哲学问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这方面的提高。

71 期:漂泊的诗歌 寻找人类精神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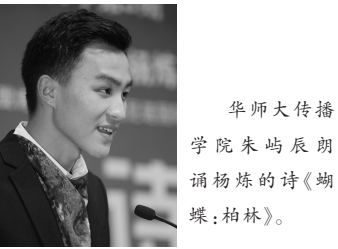
4 月 6 日,诗人、国际笔会理事、2012 年诺贝尔国际文学奖得主杨炼做客第 71 期文汇讲堂,主讲“漂泊的诗歌寻找人类精神家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出任对讲嘉宾。



杨炼主张诗人当以提问者身份存在



刘擎说漂泊就是寻找,寻找就是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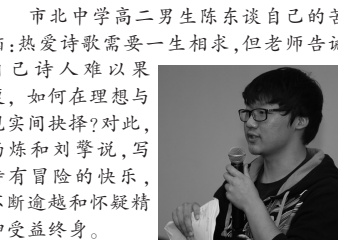
华师大传播学院朱屿辰朗
诵杨炼的诗《蝴蝶·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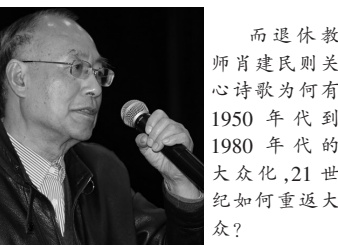
微信报名白
领于丽莎深情朗
诵《紫郁金宫:慢
板的一夜》,感怀
有时我们和农民
工一样忙碌,但偶
尔停下脚步仰望
星空中的诗歌,让
我内心获得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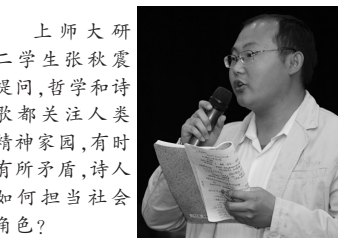
演讲结束后,杨炼为诗社读者题词



市北中学高二男生陈东谈自己的苦恼:热爱诗歌需要一生相求,但老师告诫自己诗人难以果腹,如何在理想与现实间抉择?对此,杨炼和刘擎说,写诗有冒险的快乐,不断逾越和怀疑精神受益终身。



而退休教师肖建民则关心诗歌为何有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大众化,21 世纪如何重返大众?



上师大研二学生张秋霞提问,哲学和诗歌都关注人类精神家园,有时有所矛盾,诗人如何担当社会角色?